

收稿日期:2024-03-20

浪漫主义者的一次“双重突围”

——基于对德波景观社会理论的解读

殷智轩,李昌舒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作为商品社会的完成阶段,景观社会不仅与马克思分析的社会形态相接轨,还提供了对社会理解的新思考。在景观社会理论构建中,德波试图以景观时间和景观空间的双重维度为切口,以心理地理学批判和美学政治作为突围策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双重突围”。这种“双重突围”是理论与实践完美统一的斗争,集个体反抗和情境主义乌托邦为一体,为全球性现代景观的突围提供了借鉴意义。

关键词:德波;景观社会;双重突围;马克思主义;先锋艺术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6-0097-07

作者简介:殷智轩(2000—),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李昌舒(1972—),男,安徽肥西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原理、中国古典美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6.081

生活在“景观的时代”,“文学景观”“建筑景观”“声音景观”等现象层出不穷,因而“景观”已成为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但不论是独立的景观,还是被衍射的景观,景观都没有完全逃离德波“景观社会”的范畴。作为商品社会的完成阶段,景观社会不仅与马克思分析的社会形态相接轨,还提供了对社会理解的新思考。基于此,当以批判视野观照景观社会时,我们往往只关注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和后现代思潮中的德波形象,继而分析其景观社会的构成和发展。实际上,聚焦浪漫主义气质,可以对德波的“双重突围”做一全面论述,不受限于表面现象,即理性和科学经验主义,更强调“推重激情和想象是人类存在的真正自由力量”^[1],继而在诗歌和电影艺术中寻找其散发诗意的灵魂。另外,将德波的“突围”与其他思想家的理论区分开来,意在映射其隐藏的向后现代多元话语过渡的倾向。而这种后现代的预示也为我们理性审视现代景观的本质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经验范式,对如何进行新一轮的“突围”同样有所启发。

一、突围的维度:景观时间和景观空间的共同作用

德波最早使用“景观”一词,是在评论阿兰·雷奈拍摄的电影《广岛之恋》中,他写道:“这一技巧,标志着向前发展的‘世界的电影拍摄技术景观’向‘自由电影’跨进了一大步,正像目前为奥奈

特·科尔曼(Ornette Coleman)和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所支持的‘自由爵士乐’一样,正在寻求拓展其艺术界限的突破点,电影的特权在那种景观不再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发展中将被取代和遗忘。现代景观的基本特征是它自己毁灭的表达。”^[2]这里,景观是指世界的视觉表象和设计这一视觉表象的意识形态。前者以影像的方式和时间相互消费,后者是时间和空间共同作用形成的对社会现实更加深层次的反映。据此,正如德波对“现代景观的基本特征是它自己毁灭的表达”的表述,他写作或拍电影都只是在强调和重复他对景观秩序的有意排斥。资产阶级所制造的作为整个社会总的世界观,总体就是一种虚假错误意识,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全面控制,恰好与景观根除历史知识和保持永恒当下的特性吻合,以致于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在景观社会达到了顶点,而物极必反,景观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必将在顶点中通过自爆走向自己的最终消解。

在这一流变过程中,景观时间和景观空间是两个不可忽视的双重维度。“可消费的伪循环时间是景观的时间,它既充当狭义上的图像消费的时间,也充当其整体扩展中时间的消费图像。”^{[3]99}其中,图像消费的时间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之外耗费在商品媒介、大众传播领域里的时间,时间消费的图像则指景观社会为人们精心设计的一切形式的娱乐活动及其时刻或瞬间的推销与出售。

一方面,德波全盘接受马克思关于时间的两重规定,即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在他看来,前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循环时间之中,时间稳定而重复,农业生产方式占据主导,时间是可逆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大规模生产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不可逆时间打破了循环时间,劳动获得解放的同时也通过积聚完成对物与人的统治。

另一方面,德波也认识到,真正的不可逆时间,是“历史的、流动的时间,只有不断自我创造的人才可能拥有”^[4],这与《景观社会》第五章的开头不谋而合,“人,‘这个消极的生灵,他唯一的能耐就是消除存在’……人对自身本性的占有也是他对宇宙展开的把握”^{[5]81}。可以看出,只有理论和实践完美统一与结合的理论才是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时间一词才能焕出资本主义时代的本色。他还说:“我对时间推移的感知一直非常强烈,我为之所吸引,正如其他人被真空或水吸引。”^{[5]277}基于此,德波与那些要求心目中的英雄永远年轻靓丽的人不同,他描绘的传奇毫不隐藏时间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德波对时间流逝的态度,是欣然迎接面庞与身体的直接毁灭。如果说景观将侵蚀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德波则在衰老和死亡面前,用美德与禁欲创造出了新的、更古老的、更持久的价值体系。这种个人与时代的共情,皆是役人于无形的社会之外的浪漫和诗意。

在资本主义社会,时间建构了社会发展的空间。德波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统一了空间,这个空间不再受到外部社会的局限。这种统一同时也是一个扩张和强化的大众化过程。”^{[3]107}这一由资本主义生产统一的景观空间,首先是一种突破疆域限制的世界性地理空间,其次是利润生产和生产利润的空间,再次是一种同质化的商品自由布展的空间,打破了传统社会地方自治的封闭特性。“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重要问题之一。商品扩张消除了地理学距离,这就是哈维所谓的‘时空压缩’过程。”^[6]由于这种“压缩”,传统乡村社会时空的生命向度和神秘特性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商品生产和城市化了的景观资本主义,它不断将扩张的空间整体整合进自己的社会体制之中。

德波认为:“这个消除地理距离的社会,却在内部收集着距离,把它当作景观的分离。”^{[3]107}“分离”一词在《景观社会》中屡被提及,它概括出了景观社会对主体的新的统治方式,这源于早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观,如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的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等,同时,他进一步继承并深化了卢卡奇关于“人的意识的物化”的概念,并借由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现实验证与拓展,进入马尔

库塞“单向度社会”“单向度人”和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概念的独特视野里,着眼于思想单面的社会下日常生活意识的变更。在上述“有形而无形”“无形而有形”的社会空间组织形式下,统治的触角已经深入被忽视的生产生活之中,且日益被大众传媒所强化,积聚成为“蔓延的孤独”。身处其中,每个人都是机器轨道上的散沙式个体,彼此不交流,被动呼吸和消费,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这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消费与传媒社会中隐形苦难和奴性的清晰透视。反观《为萨德疾呼》里的台词“我们未终结的冒险就像迷失的儿童”^{[8]18},意味着德波的观点和行动始终保持着一致性,他按照不妥协的自由原则进行创作和生活,这和当时“丢失了自我”“丢失了时间”^[7]的主流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却是清醒的。

通过空间与时间建构,景观社会越来越显现出全球效应,三种景观类型应运而生。先出现的是集中的景观与弥散的景观,集中的景观强调“景观意识形态的赤裸裸的强制性”,弥散的景观强调“景观经济学式改造世界的意识形态物化特性”^{[8]116}。而综合的景观强调对前两种景观模式的联合使用,但较之前两种,任何社会结构在这里都无法摆脱其控制,因为“当我说同谋的时候,我说的并不是他们真的参与到了伪——恐怖主义之中去。即使他们是受害者,但他们依然是同谋,因为他们并不想要真正地揭示真相”^[9]。德波在流亡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自由的激情,但随着综合景观的出现,抹杀了一切流亡的可能性。德波从巴黎出走,最终又返回了巴黎,在这里将生之自由和死之自由牢牢握住,似乎在书写着浪漫主义者无法被剥夺的诗意灵魂。

二、突围的策略:心理地理学批判和美学政治的浪漫抵抗

景观社会是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科技先进、政治经济整合严密,物质产品丰富,实际上使人们的思维意识日益形态化,而人们的生活迫切地简化为一种最终选择——“自杀或革命”。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德波尝试运用心理地理学批判和美学政治两个策略进行突围,为自己乃至整个法国社会寻求一个出路。

一方面,从心理地理学批判突围。德波及其战友于1957年创立情境主义国际^①,其理论实践背景,上溯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先锋派艺术传统。这一时期共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二阶段“从分裂到革命”至关重要,此时情境主义国际由艺术批判扩展到日常生活批判,“拥护个体在积极、创造性和想像的实践中开创他们自己的‘境遇’,支持他们自己极富热情的存在的事件,完全地参与日常生活的生产并最终建立一个新社会”^[10]。基于德·昆西的“文学臆想”和约恩的“心理构境”,心理地理学将地理学范式挪移到城市生活中,其特别关注与人的行为互动之间的特殊情感和心理微观场境氛围。为此,德波等人发明了反抗和批判的具体方法,如“漂移”“异轨”“建构情境”等。

空间维度上,“漂移”打破了资产阶级商品、市场逻辑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景观空间限制,重新激活出尼采式的生命能量和诗性激情,同时它又与后现代都市经验相融合,创造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团体愿望。在“漂移”活动中,人们渴求全身心投入到对城市地形的探险中,试图重新发现城市背后的神秘和诗性,使自我从日常都市生活模式化的无聊和异化中解放出来,获得本真的天性。时间维度上,“异轨”伴随社会历史的革命运动不断否定自身和再次实现自身,无形中通往历史的校正方向。恰如《景观社会》开篇论述的那样:“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représentation)。”^{[3]3}“异轨”带领我们朝正确而非虚假的方向发展,同时回答如何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在“建构情境”中,空间和时间的共同作用使得异化个体借由特

^① 情境主义国际,是法国当代左翼先锋艺术运动。1957年,由德波发起,想象包豪斯运动、字母主义国际、伦敦心理地理学协会合并共同创建了情境主义国际。主要代表人物有德波、切奇格洛夫、伯恩施坦、约恩、瓦内格姆等。

定时空从资本主义固化的生活方式中逃离出去,从而找到新生活方式,自由体验充满“高级激情质”的诗意艺术瞬间。

但是,“漂移”“异轨”“建构情境”三者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影响。例如德波“反书籍”的代表作《回忆录》综合使用了心理地理学的三种手段,它呈现为一个网络、一张地图,不由作者决定起点和目的地,而是由读者反转地图,在反转中重建德波及其同伴的“漂移”和游荡,这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与实践运动。翻开这本不是书的文本,能够发现,从德波播放《为萨德呐喊》白屏电影,到德波和字母主义国际其他艺术家的影像、文字碎片,再转到伊万“新都市主义”的图景,先锋艺术的“结构支撑”使死去的记忆碎片和诗意瞬间复苏,复现和重构了历史情境。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一种生活和爱的艺术。

回归到现实中,“漂移”“异轨”“建构情境”能否从景观社会成功突围?心理地理学策略本身暗藏了这个问题的否定答案。因为“当进行漂移实践的成员不时跌落进巴黎地下墓穴和城市下水道,当异轨简化为颠来倒去的文字游戏,当情境建构仅仅瞄准的是生活的瞬间和瞬间的生活,当这一切都带有鲜明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发泄、玩世不恭的游戏调侃色彩,都附着在人类感情层面的表层时”^{[8]217},这些行为与策略,充其量只是心理地理学的革命。故此,情境主义国际伴随着实践的检验日益消沉直至“体面”地解体。当然,这不是结束,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新的开始。

另一方面,从美学政治突围。我们需将目光转向德波矢志不渝反抗景观社会的有力战斗武器——电影艺术。正如斯坦·范德贝克所说:“电影不是一种时尚,它不是用来让我们沉睡,而是要唤醒我们。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新艺术的语言,而且是一种国际语言。”^[11]德波将这种唤醒以一种激进和摧毁的方式发挥到了极致。电影不仅伴随着情境主义国际十五年的发展历程,更贯穿着德波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艺术革命”“政治革命”“景观社会批判”和“自我流放与隐居”。

《为萨德疾呼》(1952)以电影形式的反电影艺术走到了聚光灯下。它象征德波电影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影片开头就指出:“没有电影。电影艺术已死,不会再有影片了。要是你愿意,我们不妨争论一番。”^{[5]11}这部电影本身是一部没有图像的电影,当对话被说出时,屏幕保持白色,而在沉默时则保持黑色,最终以长达24分钟的沉默结束。德波的后期作品是从这种对电影的破坏中发展起来的,他使用了景观社会所产生的现存图像,并使它们绕道而行。但此番颠覆并不是后现代文化简单的剪切、混合,拼凑和引用,而是异轨手法的深入运用,即从现存元素中创造出一个新的连贯整体,并对现存世界和自己作品与那个世界的关系进行总体性批判。

随着政治革命的展开,德波意识到,文化艺术品本身包含着一种乌托邦的希望,只有通过政治干预才能释放这种希望,而电影作为景观社会的代表占据着主导地位,引出了干预的必要性。例如:《关于在短时间内某几个人的经过》(1959)捕捉了游走在社会边缘人物的影像,多次特写彻夜不眠辩论的人们,漂移作为手段之一促使场所回归质感和特性,并赞美自由嬉戏;《分离批判》(1961)则从宁静的小镇河畔蓦然切入狂风暴雨的海洋,闪现女人的剪影,并放置一幅城市的鸟瞰图,且影片凸出分隔的状态,将另一个要求呈现出来,“要给每个人赖以生活的基本社会空间”^{[5]46}。总的来说,两部电影皆是“从景观的耽乐越位到否定性的刺痛里,揭露出资本主义视觉文化的殖民”^[12]。

1973年,《景观社会》从革命理论书籍走向电影,记录了德波一段不可思议的时期,即从1951年与字母主义在戛纳度过的青年时代,直至1972年身处巴黎的中年时期。尽管此时情境主义国际面临分裂,但电影的记录却是对这一段历史的肯定和纪念。同样的纪念冲动在《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然后被烈火吞噬》(1978)中也上演着,这部电影仿佛是德波完整的自传,他希望重建一切的同时又热爱过去,试图“把旧世界美好的东西在新世纪最坏的地方重建起来”^[13]。他的流亡似乎出于自愿,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为了他的影像和新的辉煌。

综上,德波的电影尽管被贴上了另类、激进的标签,但它引导人们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构,继而成为景观社会的一部分,跨越空间、时间和记忆,成为一种社会与美学颠覆活动的政治策略。故而电影的整体难题,不是更好地解读,而是积极构建我们生活的可能性。稍有遗憾的是,电影只是通过艺术革命推动现实革命,最终指向的是对艺术介入社会这一左翼美学传统的重新接续,这也使得电影与马克思主义的审美与政治的辩证对接得到实现。

三、突围的出路:位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之间

就突围的维度和策略来说,作为革命者的德波从不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主义”或“思潮”圈子中,他拒绝成为所谓的榜样,拒绝在别人的注视之下变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他把答案留给观众,也将景观社会的出路隐藏在多元话语的政治倾向背面——位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之间。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他们既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反对商品与资本的全面统治,又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代表人物有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强调个体存在追求自由的根本冲动,常在革命规划上透露出一股美学政治、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由此再看德波及其主导的革命运动,恰恰是在先锋艺术的感性经验中汲取革命的激进性。年轻的他先是被戛纳最具自由精神与反抗意识的字母主义运动吸引,后在巴黎和同伴一起通过践踏社会规范的越界活动,向这座城市发出自己的呐喊。这种彰显自由的维度正如巴塔耶描述的那样:“禁忌和违反、恐惧与渴望的暴乱中的统一性就显而易见了;这是神圣世界的统一性,它反对世俗世界平静的规律性。”^[14]精神更加成熟的德波,后来进一步系统吸收法国超现实主义思想理论的核心内容,例如,对主张精神革命、美学革命的政治纲领的认同,对反传统的理性、逻辑、道德、美学等价值标准的肯定等。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其理论基础还是马克思主义,德波把马克思早期人本主义思想作为自己一切思想的根基。首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拜物教理论,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促成了社会关系表现形式的二次颠倒,表象与表象之间的关系取代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由此,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理论应运而生。其次,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及全人类最终将获得解放的人本主义价值理想,是德波思想建构的内在基础,他在《景观社会》中特别用“作为主体与表象的无产阶级”一章全面论述无产阶级的遭遇,围绕“无产阶级如何成为历史的主体”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如何重新成为历史的主体及可能性”两个问题展开,对与实践完美统一结合的理论作出高度评价,而其他“主义”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过眼云烟,无法真正指导革命走向成功。再次,卢卡奇“总体性”概念与马克思“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等概念,促进德波将个人的自由解放与集体的革命实践融合在一起。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内核基础上,德波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臣服微观化。于是,“马克思批判经济拜物教的证伪和破镜,被德波重构为篡位的颠倒性景观”^[15],它以虚幻的影像关系和“伪交往”场境取代了原先揭露的事物化颠倒了的真实关系。由此,景观从关系异化走向场境异化,这是在新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社会更为深刻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德波虽然将批判的重点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上,但生态危机的问题从未忽略。生态学转向并不突兀,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变化的资本主义时做出的必然抉择。看似偶然的学术动态背后,隐藏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逻辑转变。看似前后断裂的话语,其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为系统、也更为盲目的理论发展。

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198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产生的思潮,它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这些斗争形式从19世纪以来已经具有了性别、民族、种族等方面的特征。按照不同阵营其具体分为

四种类型: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政治规划的后马克思主义。其中,后马克思思潮的思想主张和德波精神内核最为贴近,前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遗产或批判本性,代表人物有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和晚期德里达。尽管德波与列斐伏尔曾一度交往甚密,但他们在年龄上属于两代人,而德波和鲍德里亚属于一代人,因而以鲍德里亚和德波为例分析他们的相似和差异可以为德波思想的过渡提供依据。

德波与鲍德里亚处理的都是人类进入消费与媒体社会后的抽象化问题,二人都认为电子媒体是抽象化的新阶段,在思想逻辑上类像是景观的彻底化,符号社会是景观社会的彻底化。他们的不同点,第一在于德波的景观社会建立在外部景观的“表象逻辑”上,而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则建立在宽泛复杂的“符码逻辑”之内。前者触及影像、图像和符号,但整个逻辑思路仍在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中心论中。后者继续阐释了符号的含义,但在这里,“生产被扬弃了,符号统摄一切”^[16],故而物品不复存在,消费社会需要通过摧毁它们的用途彰显财富,同时也指向新的分离,物品向商品过渡,至此具有了经济利益和社会特权的特性。至此,拟像压倒了历史。第二在于大众传媒表现形式的差异。从根本上说,德波景观社会理论的立论基础就是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技术的高度发达和消费社会的形成,他写作《景观社会》的时代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与发展的时代,电子媒介已进入人们的视野,德波十分敏锐地捕捉到传播技术变革对影像社会的革命性意义。不同于德波,同一时代的鲍德里亚承认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但同时认为“丰盛社会也是对身体必胜主义完全反向的侵略,和对于其所有自身原则的强烈否定”^[17]。第三在于批评解释学中重生和死亡的两种秩序。德波延续采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框架,旨在寻求被冻结的历史和社会秩序内在根据的解释学,以揭示出批判和转化的社会本体矛盾的方面。而鲍德里亚拒绝现代理论和政治的一切原则,宣称符号按照自身独立的逻辑发展,这种反情景化和反政治的片面分析,导致了单向度、没有出口的自我指涉类像世界的产生。综上,德波相信通过革命能实现人类潜在的自由,力图透过假象挖掘真实,从而建构一种社会批判理论;鲍德里亚放弃个人和社会转变的设想,断言主体性和社会性都是假象,从而跌落进客体占优势的虚无主义之中,他选择在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等区别完全泯灭的符号社会中保持沉默。

“突围”贯穿了德波一生,他的“浪漫”和“诗意”绝不止于纸上谈兵,还有躬行践履的驳斥与斗争。从以景观时间和景观空间的双重维度为切口的理论基础,到依靠心理地理学批判和美学政治的实践策略作尝试,再到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话语本质,理论和实践在这里实现了统一。位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之间,德波的独特贡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任务。

时至今日,狂飙猛进的数据化时代里,景观始终没有死亡。德波的突围仍带着“浪漫”的余韵给予我们一些启示。一方面,数字“超媒体域”对视听图像域的超越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被剥夺的民主,让我们从个性的、社会的角度出发,去表达自我、重新塑造自我,从而暂时摆脱权力机构和景观的强制权。另一方面,当充满魅力的数字监控不断被揭露,看似自由的庞大虚拟空间不过是另一种隐形控制,正如樊尚·考夫曼断言的当代景观状况:“新兴通信技术让旧世界一去不复返,让我们重新恢复了个性,让我们变得独特,甚至让我们重新找到了长期以来一直被景观邪恶势力压制的自主性。可也许,景观只是将自己‘皈依’于充满魅力的‘个性化’。”^[18]

参考文献

[1] 贝斯特 S,斯凯尔纳 D. 后现代转向[M]. 陈刚,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5.

[2] HUSSEY A. The Game of War: The Life and Death of Guy Debord[M]. Jonthan Cape, 2001: 189.

- [3] 德波 G. 景观社会[M]. 张新木,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99.
- [4] 刘冰菁. 景观社会中的“异轨”与突围[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275.
- [5] DEBORD G. Complete Cinematic Works[M]. Minneapolis:Consortium Book Sales & Dist,2005.
- [6] 仰海峰. 德波与景观社会批判[J]. 南京社会科学,2008(10):9-16.
- [7] DEBORD G. Critique de la separation Ceures[M]. Paris:Gallimard,2006:548.
- [8] 王昭风. 景观意识形态与隐形奴役: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解读与批判[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116.
- [9] DEBORD G. Correspondance:5(Janvier 1973 — Decembre 1978)[M]. Paris:Fayard,2005,: 475.
- [10] 德波 G. 关于情境建构以及情境主义国际倾向的组织和行动之条件的报告[M]//张一兵.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7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2.
- [11] 范德贝克 S. 湮灭电影:来自地下的电影(1961)[M]//米切尔森 A. 电影与激进的渴望:实验电影文论选. 黄兆杰,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247.
- [12] 余燕莉. 电影如何表征马克思主义?:对居伊·德波论文电影的景观批判及其潜能的考察[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2(2):14-22.
- [13] 梅里菲尔德 A. 居伊·德波[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5.
- [14] 巴塔耶. 色情史[M]. 刘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8.
- [15] 张一兵. 烈火吞噬的革命情境建构:情境主义国际思潮的构境论映像[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15.
- [16] 仰海峰. 商品社会、景观社会、符号社会: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一种变迁[J]. 哲学研究,2003(10):21-26.
- [17] 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36.
- [18] 考夫曼 V. 景观“文学”[M]. 李适嫵,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56.

A “Dual Breakthrough” of Romanticism: Interpretation of Debord’s Theory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YIN Zhixuan, LI Changsh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Guy Debord (1931 — 1994) is a French left-wing thinker, who published his famous book entitle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in 1967. At the completion stage of the commodity society, his theory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analysis on social form by Karl Marx,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n socie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Debord attempted to use the dual dimensions of time and space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employed psychogeographic criticism and aesthetic politics as strategies to achieve a “dual breakthrough” between Western Marxism and post Marxism. That is a struggle for the perfect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grating individual resistance and situational utopia,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global society of the modern spectacles.

Key words: 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ual breakthrough; Marxism; avant-garde art

〔责任编辑:王建霞〕